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十二下

吳　沈欽韓撰

魏相丙吉傳

義兵

吳子圖國禁暴救亂曰義兵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按相此論皆本文子

應兵

老子下篇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文子曰應兵勝

忿兵

尉繚子兵談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文子曰忿兵敗

貪兵

三畧下篇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文子曰貪兵

死

驕兵

商子戰法篇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文子曰驕

兵滅

則八風之序立

淮南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

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
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按北郊以七月之說本于此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
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玆五帝所司
天文訓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相爲人嚴毅
史記丞相傳其人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
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
因劾奏吉

唐職制律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者絞

督笞汝

此督字當如陳咸傳作杖罰解師古以爲視察按隋書刑法志定八等之差自免官加杖督一百至杖督一十亦可謂之視察乎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

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文子上德篇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代魏相爲丞相

史記丞相傳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

相䢵丞相微賤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相代爲丞相

瑣科條

詩傳瑣瑣小也廣雅科條也此爲細科別不當解瑣爲鎖說文瑣玉聲也此當轉云玉聲之碎也

逢清道羣鬭者

丞相出當清道反有羣鬭者塞道也師古謂天子出非

宋史儀衞志一品鹵簿中道清道四人

齋衣

續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祀宗廟諸

祀則冠長冠一曰齋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按禮齋祭異冠玉藻正義鄭云四命以上齋祭異冠者諸侯玄冕祭玄冠齋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齋是齋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玉藻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是齋祭同冠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齋絺冕祭則絺冕齋以次差之可知也若助祭于君則齋祭同冠雜記大夫士弁而祭于君齋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齋衣則齋衣卽祭服也唐六典祠部凡祭祀皆祀前習禮沐浴並給明衣按唐制諸道觀察及刺史縣令承祀所在並官

給明衣劉禹錫集有處麖布帛之議

守丞誰如

上云大赦則曾孫已出獄在郡邸劉奉世謂此守邸之丞是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眭弘

淮南原道眭然能視高誘注眭讀曰桂眭爲桂音漢時傳讀如此集韻眭息爲切又十二霽眭姓也吞炅姓也炅氏譜桂貞爲秦博士始皇阬儒改姓吞其孫谿避地朱虛改爲炅第四子居齊改爲炔今江東名桂姓一曰

漢有城陽炅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避難徐州姓香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姓炔四字皆九畫云按後說廣韻據太尉陳球碑元和姓纂同彼自以桂爲四姓初不拔入眭姓也又六朝以至唐譜學皆官所掌定其清濁高下豈得謂私譜出于閭巷師古故爲絕智之談耳今鎮江府有眭姓讀如雖

萊蕪山南

一統志冠山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南五十里山形如冠

下人有伐上者

鄭注洪範五行傳云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此勝語正宜

爲代

其取青紫

葉夢得云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按九卿二千石亦銀青也勝云取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按師古之說豈特不知古并其當時朝章亦未悉也舊典與服志云大業元年煬帝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周齊時朱紫互黃各任所好高氏諸帝常服緋袍隋代百官皆黃袍出入殿省六年復詔五品以上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貞觀四年又置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服

綠八品九品服以青文明元年詔八九品服青者易以碧宋因唐制輿服志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九品以上並服綠笏以木則青服乃章服之至卑者何得云卿大夫之服乎彼之注漢書全無典故但掉弄空文明取巧而已有識者觀之直醉夢譫語耳

事梁人焦延壽

潛夫論讚學篇京君明經年不出戶庭銳精其學

盜賊不得發

隋經籍志有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太一飛鳥雜決捕盜賊法一卷此固有其術也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易緯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四時卦者謂四正卦離坎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乾坤鑿度亦立坎離震兌四正卦易正義曰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一日七分也

此上大夫履陽而上意疑也

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鄭顗傳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鄭注曰陽者天子也此云覆陽是以二乘五大夫蒙蔽天子之象上疑當作二稽覽圖注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從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張晏于上注云太陽侵色爲大壯劉敞曰太陽指日也按下文云太陽色日月相薄則非大壯卦劉氏所正是也

六月中言遯卦不効

京房易傳遯陰爻用事陰盪陽遯虞翻曰陰消遘二也

乾鑿度注遯主六月通卦驗云夫卦之效也皆指時卦

當應他卦氣及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稽覽圖有實無貌詘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注云有寒溫無貌濁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之君也有貌濁清淨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惠棟曰遯六月辟卦也道人有寒溫無貌濁清靜道人去佞人來有貌濁清靜而無寒溫是以辟卦不效當溫反寒而有涌水之災

少陰并力而乘消息

稽覽圖注太陰謂消也從否卦至臨爲太陰雜卦九三爲少陽之效雜卦九三行于太陰之中效微溫一辰其

餘皆當隨太陰爲寒其陰效也太陽謂息也從泰卦至
遯爲太陽雜卦六三按此下似脫少陰之效行于太陽之中效微
寒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陽爲温效盡六日七分也按孟康注
消息字互倒傳寫訛
蒙氣復起
稽覽圖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侵之比先蒙三
則震桂蒙之比并一也先蒙者臣將欲侵君亂氣而起
霧冒之故先蒙
竟徵下獄
御覽五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

所謂繫獄謂倣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房言

推律自定爲京氏

白虎通姓名篇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故姓有百也御覽三百六十二 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周語司商協民姓韋昭云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

六情十二律

白虎通情性篇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

而生故丙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楊慎丹鉛錄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已爲刑情庚申爲沖情壬癸爲鈎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云此見風角書未詳

好也

白虎好在北方北方陽氣始施故好

怒也

怒在東方東方萬物之生故怒

王者忌子卯

子陰卯行陰故爲二陰李奇說得之翼奉專主二陰二

陽非取夏殷興亡爲說子卯相刑之義亦非其旨

惡也

惡在南方南方陰氣始起故惡

喜也

喜在西方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按此與董仲舒說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又不同

樂行姦邪

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司徒主之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巧言令色司營誅之京房易傳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

衰行公正

五行相生篇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

易傳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居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

用辰不用日

吳越春秋大夫種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

八也辰剋其日上賊于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按辰者

加時也孟康仍以支配者非

觀性以歷

白虎通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其以日配之

素問天元諸論詳之矣

觀情以律

管子五行篇修十二種以律人情通卦驗黃鍾之音調

諸氣和人主之意愼則麩賓之律應磬聲和則公卿大

夫列士誠信林鍾應按翼氏上所云六情十二律未詳

其施用之法

靈之則不神

鬼谷子摩篇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名之曰經

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五際之要

郎顗傳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間周禮保章氏疏引服虔云龍度天門

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按乾坤鑿度云乾爲天門乾位西北方也注又引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詩正義引氾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按翼奉所陳五際連十月之交言之蓋據卯爲陰陽交際也鄭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正義引推度災曰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此鄭所據釋此詩爲周之十月與翼奉言卯行陰賊正合

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爰居知風見魯語詩傳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

今年太陰建于甲戌

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吳仁傑據之以太陰即太歲彼蓋謂太歲爲歲星也然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是太歲與歲星不得同也周官馮相氏注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

今歷太歲非此也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币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币以此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于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币故也太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歲星謂之龍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旣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于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于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自此以後皆然以今歷太歲歲歲星次辰大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太歲者也蓋鄭君時已混太歲爲歲星也今按翼奉自以太陰爲左行之太歲孟康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孟康魏人彼自以太歲爲歲星小誤耳與張晏後二辰之解證諸淮南天

官皆合仍是初元二年吳仁傑謂四年者誤會耳據今錢詹

事說則太歲又與太陰不同

異姓五

鄭君云異姓婚姻也按五者姑姊妹女子子之家及母妻之黨禮之內宗外宗皆是奉意以異姓五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云獨以舅后之家爲親是舉有母親之黨也吳仁傑以師古注何武傳之謬而輒譏翼奉此語非也

長爲高宗

平帝元始中遂奉元帝爲高宗與賈誼言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先後相値事固有所本歟

亶居

新書先醒篇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爲平易之義

亶居猶平居也文子道原篇作大學坦坦去身不遠是

亶與坦通

順太陰以東行

此謂二年之四月太陰左轉在丙子淮南天文訓太陰

所居不可背而可鄉

紫宮樞極

天文訓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執斗而左旋

太微四門

天官書太微廷中端門門左右掖門正義南藩中二星間爲端門其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太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相間名曰右掖門上將間名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間名曰中華門次相兩星間名曰太陰門

五經六緯

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又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太微按所云五經六緯當在此以下星皆在太微垣也注不當言經典讖緯也

翼張舒布

晉志張六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二星

明大禮樂興四夷賓

少微處士

史記正義少微四星在太微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按漢置議郎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大夫象此本以處士爲之故處士爲第一星也

女宮在後

晉志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天官書前大星女主象旁

小星御者後宮屬

天官上相上將

史記正義端門東第一星爲左執法第二星爲上相第三星爲次相第四星爲次將第五星爲上將端門西第一星爲右執法第二星爲上將第三星爲次將第四星爲次相第五星爲上相

慧星爭明

是類謀曰晝視无日虹蜺煌煌夜視无月彗孛將將按晉志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辰見則西指張晏謂與日月爭明非也

庶雄爲桀

通卦驗曰庶桀爭狠鬭牛連龍恠見三署曰豪傑低首

國乃可以

改之則有年亡期

是類謀曰倫世師惠出入其王可諫者全不移者亡

缺天淵

星經天泉十星在鼈東一曰大海主灌漑溝渠之事

玉堂之署

初學記二十二漢官儀侍中有玉堂署按百官志玉堂署長

宦者爲之李尋待詔于其署耳

日將旦淸風發

君就房有常節

新書官人篇夕時開北房從蕭服之樂

弦爲繩墨

周官馮相氏注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疏云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八月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東井

按此則弦爲繩墨之義也

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天官書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大陰大水兵陽間驕恣太陽大旱喪也晉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闕隋志作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星經環隋志史記索隱並間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隋書天文志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又云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

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按如是則常度雖春夏南行不與日同道也

塡星不避歲星

天官書塡星女主象也隋志司天下女子之過　晉志歲星人主之象也

熒惑歷兩宮

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

入天門

星經角南左角名天津北右角爲天門黃色中間名天

闕

太白犯庫

晉志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

天庫兵甲之府也

貫黃龍

晉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

塡歲相守又主內亂

天官書木星與土合爲內亂

辰星當效四仲

天官書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

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

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

斗牽牛俱西爲中國按四郊字誤字俱當爲效其出入常以辰戌丑

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哭

上農夫而欲冬田

呂覽首時篇水凍方固后稷不種

猶枹鼓之相應也

呂氏春秋知士篇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韓

非功名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亦爲素問岐伯語

地有上中下

謂地之中及南北表也晉志周髀之說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按周髀算經云極下者其地人所居六萬里旁陀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晉志蓋約以成文又宋書天文志云天地相去凡八萬里天地之中高于外衡六萬里地上之高高于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月令正義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至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萬里之中

本强則精神折衝

繁露通國身篇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精

積于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于其主則上下相制使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

大戴王言篇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于里

五曰考終命

以下考文正理推之不當如舊解援神契云受命以保慶

數如甲子也

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非火土德合三百四歲至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法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乘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周髀算經注引作以六十去之甄鸞亦云以六十除之餘三十六 甲子始數立筭皆爲甲旁筭亦爲甲以日次之

趙君韓張兩王傳

字子都

論衡命祿篇趙子都明經階甲科至郎博士邵博聞見後錄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蠡吾人也

一統志蠡吾故城在保定府博野縣西南

缿筩

說文缿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按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即缿也唐武氏投匭告密濫觴于此

姦黨散落

韓非八經篇宣聞以道未見作鬭以散朋黨

吏民相告訐

商子開塞篇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

廣漢得以為耳目

鬼谷子符言篇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闇變管子九守同

鉤距

鬼谷子飛箝篇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是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𡺲而箝之用于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按鉤所以取物禽鳥之距亦能攫撮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强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强之御覽引作鉤拒其義亦同此也

參伍其賈

韓非八經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句揆伍以責失行參

必折揆伍必怒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多謝問趙君

莊子天地篇注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云甯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則謝者遜讓之意

實有之

八經云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黃圖三輔治所云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陰街北

私屠酤

下文私酤則是官榷也鹽鐵論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然是關內仍榷酤也昭帝紀始元六年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則但郡國耳唐食貨志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又與漢法異也

椎破盧甖

此盧當爲酒器急就篇有甖盧彼注亦云盧小甕

務斷其門關而去
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門追
者以門關踣之王鎭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
關文子上義篇五寸之關能制開闔
有詔郎訊
册府元龜刑法部序曰漢有大獄則令雜治其次郎令
就問
傅婢
猶云房老也
司直蕭望之劾奏

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脅迫丞相按蕭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爲謁者歲中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是望之爲司直即在地節三年趙廣漢以元康二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遷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蕭望之爲左馮翊是其去司直官久矣作繁延壽者是

翕歸文武兼備

按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抄會稽典錄曰上見天下郡郎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爲顏氏春

秋武爲孫吳兵法上擢拜大夫又謝承書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任所施用

縣縣各有記籍

六韜盈虛篇旌別淑慝表其門閭管子小匡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淫躁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以一警百

六韜將威篇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責以員程

淮南說山春至但不中員呈猶謫之注呈作不中科員　鹽鐵論

水旱篇有司多爲大器務應員程

嗛退

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弟子職惟嗛嗛視　晉語嗛嗛之食注嗛嗛

猶小小也以嗛訓謙則可不當以爲謙字易釋文謙子

夏作嗛云嗛謙也

又置正五長

管子度地水官以甲士與三老里有伍長行里按漢儀

民年二十三爲正故置五長以檢察之

騎吏一人後至

續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

門卒

唐六典凡州縣城門及倉庫門須守當者取中男及殘疾人均爲番第以充而免其徭賦

畫龍虎朱爵

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鸞雀立衡

黃紈方領

方言袒飾謂之直衿郭云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釋名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大夫服袍方也廣雅直衿音領謂之幆又云袒飾長襦也據彼文直領爲婦人之服則

方領非直領也釋名又云曲領在內所以禁中衣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深衣注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按隋禮儀志梁隋朝服並皂領襟襈裾方心曲領則曲領施于外者方言襦西南謂之曲領或謂之襦郭云襦無右也戴震疏證云無右卽釋名所謂以中襟之領上橫壅頸者右無曲裾故曰無右其說非使宋史輿服志朝服亦用白羅方心曲領然方心曲領自是兩施方心者釋名所云心衣抱腹而施鉤肩鉤肩之間施一襠以掩心襦無右者當謂此非曲領也但與曲領並用故此傳卽云方領

輿服志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加五華形在馬髦前按總即鍐也

鼓車歌車

隋禮儀志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樓上有翔鸞棲鳥或爲鵠形宋史輿服志白鷺車隋所制也一名鼓吹車歌車未詳或樂人所載

棨戟

古今注棨戟殳之遺像前驅之器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持幢旁轂

宋史儀衛志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隨方色

朱漆柄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

戲車弄馬

通典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弄馬蓋舞馬縱驂則秦

穆公事效爲之象百戲之始

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

初學記二十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

火精以協其數東觀記詔賜鄧遵金蚩尤辟兵鉤一廣

雅劍珥謂之鐔

送至渭城

按左馮翊治長安有罪不就戮長安市而至右扶風所

屬渭城不可曉

小輦先遷

通典選舉門令入官者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腳等

全唐文三百五十八柳賁左金吾將軍張嘉祐墓銘弱冠武

舉及第充祔廟輦腳

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音

論衡譴告篇秦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

音然葉陽是華陽之誤彼作穆公又非

下堂則從傅母

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結綢繆

列女傳四齊孝孟姬曰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

綢繆詩傳綢繆猶纏綿也

閭里以爲長者

韓非說使篇厚自尊謂之長者

吏坐里閭閱出者

墨子公輸篇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

也按此則閭端有門令坊巷門柵是也管子輕重戊有

廣之王置木爲閭

時時越法縱舍

御覽八百二十漢書曰誤引張敞爲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

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

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吏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

疏虧二尺價直五百由此得不死册府元龜六百十一

魏孝文太和十二年

詔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

期親者具狀以聞唐名例律注云親老疾合侍者仍從

加杖之法疏議云有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合侍

家無兼丁者雖犯盜及傷人仍依前加杖之法按漢不

立此制至北魏始有詔而

唐人律令今謂之留養

過走馬章臺街

古今注京兆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按走馬則舍駕而騎謝惠吾鮑宣俱以舍法駕被劾于此見其威儀也

眉憮

方言憮愛也韓鄭曰憮釋詁作[忄某]釋詁憮大也方言亦作憮此應劭所本也廣雅嫡𦖋好也孟康云媚好為詡畜畜卽嫡也詡應為瞴方言作盱郭云舉眼也依本字當如愛訓舉眼卽聯視騰光之意故為媚好

行寃獄使者出

宋刑法志凡內外所上刑獄及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即其法也

枹鼓數起

御覽五百八十二大周正樂曰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按大司馬職注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施于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施于府寺曰朝鼓在村野曰枹鼓在邊徼曰警鼓

重轑

說文橑椽也字當爲橑又棼復屋棟也孔晁作雜注重郎累屋也

假子

前妻之子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于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閻纘傳家門無祐三世假親按閻纘自言繼母也武梁畫像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與此假子對也

直符史

商子定法篇主法令之吏各爲尺六寸之符漢書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唐李翺集河南司錄盧君墓志云及爲司錄始就官承符使請

曰奚云唐六典州有司錄參軍監守符印

毋持布鼓過雷門

隋書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于雷門以厭吳晉時移于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　劉瓛定軍禮曰昔吳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閉焉輿地紀勝輿地志云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曰雷鼓以威于龍也會稽志云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洛陽孫恩亂軍人斫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五雲門古雷門也吳越備史錢鏐改五雲門遂平越州

拔刀向王邪

公羊傳祁彌明呼趙盾曰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

匈奴傳拔刃尺者死

傰宗

廣韻十七登倗輔也又姓引此傳按穆天子傳西征至於鄘人郭璞音鄧字本當爲鄘蘇林音朋是也

治所公正

何焯曰治所卽司隸治所非使人尊稱按宋書劉式之傳爲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籍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于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耶從事還

具白弘按此則治所正謂使人

惡口不信

御覽二百七十三　六韜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可使要問閭里察奸伺猾

讒人間焉

史記吳起傳以爲公叔害吳起非也按呂覽爲王錯所譖詳古今人表注

牛衣

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鳥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被鳥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

人服烏衣以相執縛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按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

小女年可十二

列女傳無可字劉奉世以爲衍按可或小女之名在年字上

輕媠

方言嫷美也廣雅以爲好也非古惰字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劉奉世謂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愚按衛司馬于衛尉部曲也亦猶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衛尉拜謁脫官屬二字

襌衣

方言襌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古謂之深衣

上臨饗罷衛卒

何休莊四年注牛酒曰犒加飲羹曰饗錢文子補兵志引漢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

爲沐猴與狗鬭

樂記優侏儒獶雜子女鄭云獶獮猴言舞如獮猴正義

引漢書檀長卿此事也唐書音樂志梁有獮猴戲

卬視屋而歎

說苑敬慎篇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

不成者天道然也龜筴傳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陳猶

居以應之天

也

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如淳云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寬饒以貧故不能雇

人

以律法爲詩書

韓非和氏篇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御覽一百九十三韓詩外傳有此語下云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按山海經顓頊有太子長琴呂覽殷太史據法爭紂爲太子隨儒但據二十八篇之書以爲古無太子耳說苑至公篇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後世官家之稱本此文選干令昇晉紀總論云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注臧榮緒晉書曰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俚俗之談亦本于此

藜藿爲之不采云云

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螯蟲葵藿為之不采吳曾能改齋漫錄以此語為是采藜藿者不必于山國有賢者折衝千里淮南說山訓襲之鹽鐵論引作春秋曰云云知此語由來已久范尉宗孔融傳贊引此傳蓋就事論事耳

屬託

兩句字義相連不當一為外屬一為請託也師古愚愎欲翻應劭非也

諸葛豐

吳志注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

伏節死誼

繁露天地之行篇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

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

管子明法篇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廷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韓非有度篇語同

獨恐未有云補

廣雅云有也文選傅長虞詩進則無云補本此

爲襄賁令

一統志襄賁志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輔上書言

漢紀有王仁上疏大旨與輔同

大車屬

續志大使車立乘小使車不立乘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厥極弱至凶短折

鴻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爲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爲弱按君者法天失君道故逆陽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極凶短折注殖氣失則于人爲凶短折按土位陰違土性爲逆陰

崇因持詔書案起

師古又非也廣雅案謂之榻攷工記玉人之事案十有

二寸注云案玉飾案也又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後書吏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斫前奏案皆是也御覽七百十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 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

俗不爲主簿

唐六典御史臺主簿掌印及受事發辰句檢稽失兼知府廚及黃卷

義無往教

韓詩外傳三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

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往教則不能化於是孟嘗君

袪衣請受業

成置司隸

司隸經罷于成帝故傅太后言此以激哀帝

唐林

論衡效力篇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

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

家不藏甲

公羊定十三年傳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居擅輿

律私有甲一領流二千里三領絞

婢壻

方言男而壻婢謂之臧如云婢與人姦安得便殺壻且殺之無罪矣

蕭望之傳

署小苑東門候

按黃圖長安十二城門無此名

倉頭廬兒

漢官儀丞相東西曹長安給騎亭長七十八六月一更

倉頭廬兒出入大車駟馬然按諸官給使皆有之晉宋

謂之僮幹也

傳呼甚寵

漢官儀官奴擇給事計從侍中以下為倉頭青幘從入歌傳以呼名本注曰歌傳取于雞陽古周時傳呼聲法按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叫百官此傳呼法也古今注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宰夫職胥掌治叙注云治叙次叙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御覽二百三十漢官解詁曰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隋禮儀志尚書令給哄士十五人左右御史中丞十二人唐書職官志親王府帳內職員有騶歷直哄蓋哄之誤舊唐書温造傳元和長慶中御史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

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勑曰臺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宋史職官志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緋衣雙引仍傳呼宰執僕射御史大夫中丞知雜皆通官呵止行人唐書鄭畋傳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導者止百步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按張敞言誠爲非正然望之議僅云戶賦口斂則是一方有急而良民與俱困也所謂美言可市而無當于經國

有金選之品

尚書大傳禹之君天下也罰不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

兩皮陸松陵集注鍰市專反注云所出金鐵也秋官職金疏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擠之理按孔傳亦云黃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耳舜典正義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其斤兩少令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按兩說俱出鄭而銅鐵斤兩異又此鄭依今文尚書一鍰六兩爲解故得三百七十五斤甫刑其罰百鍰按職金疏今文作率史記周本紀從之作率徐廣率郎鋝也本作鍰誤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又平準書白金三品其文龍名曰白選食貨志作白撰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按此選撰鍰字

同爲鍰之轉音或又訛爲鐉自當從本讀而應劭音選爲刷以率鋝之音當之非也職金疏鄭以爲古之率多作鍰此亦鋝字形近之訛以說文證之無可疑者甫刑正義馬融云鋝當與呂刑鍰同蓋鍰鋝文異義同故史書兩作師古謂選本鋝鋝即鍰是傎倒混雜矣攷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殿本諸本皆環疑鍰之訛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弓人注鋝鍰也疏云尚書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是鄭以大傳六兩爲未盡然故引許氏及東萊稱證之師古于此兩說並見尚書釋文彼稱說文云鋝

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又甫刑疏馬融云鋝量名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職金疏夏侯歐陽說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此以鍰義同率非以鍰爲率字）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王鳴盛曰古文家言百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按司寇禁民獄入鈞金但相告罪名者猶入三十斤金則知其說不可用）也

按夏侯歐陽說本諸伏生大傳賈逵所云俗儒也說文解字雖用古文說然引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未便以古文說爲定也（據治人注引鋝鍰也而今說文本云）

鍰鋝也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當在鍰字下傳者錯其文于鋝字釋文所引亦誤鍰爲鋝　今孔傳號爲古文尚書而其解乃同俗儒可知其僞矣又按唐名例律文斬贖銅一百二十斤蓋後世權之重蓰倍于古也

敞備皁衣二十餘年

言出身爲吏之年也趙策願令備黑衣之數論衡程財篇吏衣黑衣宮闕赤單則朝服仍朱衣也

少史冠法冠

漢舊儀少史秩比六百石與蘇林說高皐懸絕要諸亦如丞相有長史少史耳

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

唐職制律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

便道之官

何焯曰何以有便道之官語其義未詳或以此語拒其入見耶按道當爲導此敕楊惲收印綬便導往太傅官署猶唐時云送上也

尊師而重傅

荀子大畧篇國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

法度存

祠祭望之冢

長安志蕭望之墓在萬年縣東南五里古城春明門外

君課第六

第六則在中下僅守故官唐六典考功郎中職云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爲中下諸食祿之官考在中上已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下已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若私罪下中已下公罪下下並解見任奪當年祿追告身

三公使車

即輿服志之小使車

鄭名賊梁子政

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者也

故世以交爲難

管子形勢解烏集之交初雖相歡後必相嗌鬼谷子謀篇相益則親相損則疏

使匈奴副校尉

此專設之官爲使匈奴中郎將之副亦如西域副校尉爲都護之副也取匈奴傳證之自明師古殊謬詳百官志

折而不橈

管子水地篇折而不橈勇也

馬奉世傳

戰死于長平

寰宇記省寃谷東西南北各六十步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二十五里秦壘西面百步即趙括降卒四十萬坑處地名殺谷唐開元十年正月玄宗行幸親祭改名省寃

一統志長平故城在澤州府高平縣西北二十里王報村今猶稱舊縣

補武安長

一統志武安縣在彰德府西北一百六十里括地志故城在縣西南七里

役不再興糧不三載

見孫子作戰篇杜佑注曰人力舟車之運不至于三也又注文選三四十六韶曰聖人興兵爲天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

再三發軵

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軵車奉饟高誘曰軵推也讀楫柎之柎說文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高注脫車字又氾論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注軵擠也讀近茸按此軵字有兩讀今通作茸音繫傳說文云從車付讀若胥俗本作茸文子上德篇倚者易軵也彼注音附如高誘讀

與一舉而疾決

管子參患篇凡用兵之計三驁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

軍當一戰

以將屯爲名

將屯是屯營前亦屢見非屯田也

屯白石

元和志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地明志河州西有白石廢縣縣有鳳林關

屯臨洮

元和志岷州溢樂縣本秦漢之臨洮縣明爲岷州衛今爲岷州屬鞏昌府

屯首陽西極上

寰宇記渭州源縣本漢首陽縣地方輿紀要鞏昌府隴西縣西四十里有首陽山山當往來通道有關在其上

降同坂

水經注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降同蓋即降隴明志秦州秦安縣東有大隴山其東麓爲斷山隘又東有松多川

廣陽谷

水經注廣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其成一川東北流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明志隴西縣東南有故襄武城明統志西山在鞏昌府西九十里廣陽水所出

畔敵之名

　廣雅釋詁畔離也

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

　此蓋韓信所定兵法老子上篇偏將軍居左孫子軍爭

篇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補當陽長

　一統志故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

並不首吏都格殺並

　唐捕亡律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殺之

君侯以王舅見廢

漢舊儀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按霍光稱田千秋爲君侯是也此呼馮參爲君侯則列侯亦通稱

上河農都尉

水經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一統志眴卷故城在甯夏府中衞縣東富平故城在靈州西南漢屬北地郡師古謬云西河

申生雉經

韋昭注云雉經頭搶而懸死也檀弓疏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鄭注地官封人云絼著牛鼻繩所

以牽牛者令時人謂之雉師古說非

三最予告

唐六典考功職禮義與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

宣元六王傳

春秋之義大能變改

公羊文十二年傳秦伯使遂來聘云賢秦繆公以爲能變也按繆公卒于文六年彼乃𣵠人說夢耳

不自它於太后

言王素驚怱他人不能分別于太后也

我危得之

危猶懼也集韻危說文在高而懼也古作㑆從人在山

注並非

三十三年薨

元和志東平思王宇墓在鄆州須昌縣東四十九里其松柏皆西靡王奢侈生葬所愛幸者守冢者嘗聞號呼數年後乃不復聞聲按劉孝標答劉秣陵書云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瓠山

明志東平州北有瓠山東北有危山

倍草

夏官大馭注葬芻爲神主說文槃傳按字書黃菩草則

說文亦作葬也此倍乃字之借集韻作蓓非東倍草幷祠即

葬芻爲神主也

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按中山王薨于建昭四年元帝之十四年也王生在宣

帝末年應十五六已爲長殤禮男子既冠而不爲殤爾

時不爲置後未知其祔食何所晉書禮志云漢魏故事

無五等諸侯之制故禮典無可仿彿通典殤及無後廟

祭議云宋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

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

其臣未詳毀壞立廟爲當他祔大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諸祖之爲士大夫者按沖王則宜祔諸祖之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按彼以無臣不立廟則生封王者雖殤立廟矣故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其國卿詔可是也漢制諸侯王就國者于其國爲太祖之廟此末之國而竟絕其享祀亦非歸厚之義當如徐宏議祔于諸祖爲王可耳至今太后居民間尤非體何不使其養卬成太后乎

序昭穆

言與元帝序昭穆如魯閔傳

兄終弟及

列女傳齊姜謂晉文曰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此亦謂傳世之及也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檀弓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通典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賀循云若兄弟相代則其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按所謂臣子一例者正以繼者爲子及者爲臣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

無期雖殷禮盤庚是弟爲兄陽甲斬衰可知然其名若

昭若穆同在一位固不紊也何休亦云弟無後兄之義

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休蓋惑公羊義以兄弟別

序昭穆也若兄弟同位雖承其後何亂之有而公羊文

二年傳云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是以閔公爲祖僖

公爲禰乃公羊之野文何與五代及宋令尙公主者與

其父叔兄弟行同一鄙野也

又兄弟不得相入廟

宋書禮志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

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

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驃騎長史
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
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
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蒸
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通與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
議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瑯邪王丕哀帝也
儀曹郎王琨議令立之于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
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
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爲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
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書

謝奉議太常疑太行之訛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于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僕射江霦議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于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王述議宜爲康帝嗣謝奉又議成帝疾痛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遷于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夭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主上應繼成帝詔從述議按琅邪見承穆帝之後主其喪祭則傳重于穆帝何爲近捨本統遠紹康帝復越二世而上繼成帝乎諸議紛紛皆不明繼統之義竊以王現江霦之說爲允舊唐禮儀志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

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奉睿宗神主昇祔上繼高宗册府元龜五百八十八開元五年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孝和皇帝有功不合遷于別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等議曰古之廟位自禰以上極于太祖雖數謚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缺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所以捨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孫何成繼統之序斯又不可之甚

者也後漢論次昭穆定所繼之統以爲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繼元帝以弟不可繼兄故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也禮兄弟相繼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當用繼先君不繼兄之絕統也按此並曲說然如孫平子所爭謂中宗有中興之功者非也當時云中宗但可謂之反正不可謂之中興

貪人敗類

顧炎武曰大雅桑柔之詩顏注誤以爲殤按此等本無用注加又舛謬眞不知羞恥之徒

匡張孔馬傳

東海承人也

一統志承縣故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北一里

庸作

西京雜記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客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遂成大學

匡鼎來

西京雜記鼎衡小名當時諺語自應取其曉者爲言若解鼎爲方不詞之甚按此書葛洪所序其大駕鹵簿雜

入晉制如枚鄒諸賦非閭巷所能造也師古注漢書乃

里巷淺俗妄說者耳

衡射策甲科

史記丞相傳衡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補平

原文學卒史 摭言射策者謂列册于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

辟衡爲議曹史

史記云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與此

異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

管子法法篇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故赦者奔馬之委

齊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

精祲有以相盪

淮南泰族訓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盛德休光

管子心術篇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德翼然自來

甄譚

百官表王尊傳皆作張譚此誤又王尊傳已詳此劾奏語可省

封僮之樂安鄉

一統志樂安鄉在鳳陽府虹縣東北

後賜與屬明

集曹之屬名明漢舊儀丞相屬百人秩二百石又云百石屬不得白事當謝者西曹掾爲通謝則屬有二等

有徒衆

晏子諫篇列士並學能修善者爲師

置從事史五人

匡衡傳有從史此事字衍特進置吏之始晉世遂爲故事

念張文

論語集解序劉向言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按此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然二人皆爲齊論而藝文志直係張禹于魯論之下志傳不相蒙傳爲疎

於帝子行

師古音行胡浪反按集韻四十二宕行次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況潮小篆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尙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

般庚爲陽甲之弟受于兄故云及王現行尙書無之

巳刻侯印書贊

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爲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綬書贊之體曰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甯晝思百官未能綏有脫誤於戲丞相其帥意毋怠以補朕闕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勗于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戒之按此宣帝命魏相之策衞宏載之者舉此見令式歟然三於戲太冗雜疑有誤

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

師古以內字句絕王鳴盛曰蔣氏果云當以宿衛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 欽韓按王莽傳更始將史諶行諸署與此同義師古謬讀

靈壽杖

師古以靈壽爲桃枝木非也詩釋文引陸璣疏据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常璩巴志竹木之瓚者有桃支靈壽又巴東郡朐忍縣有靈壽木

賜餐十七物

鄭司農注邊人云朝食謂淸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此先鄭以時事約經義也餐十七物疑即此類

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

闕里文獻考王莽居攝時光孫壽合意侯考家譜云壽諸曹校尉捷之子光子兄子也按此與孔永又別一人

丞相史遷廷尉平

漢舊儀廷尉正監平取丞相史明律令選

本姓馬矢

矢疑適之轉漢有執金吾適建無緣取馬糞爲姓

王商史丹傅喜傳

商部屬

如淳解爲差次非也續志東曹立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按丙吉敕東曹按邊長吏盖郡國皆東曹所部屬者其椽屬也漢舊儀部吏二千石初除詣丞相東曹掾

拜部謁者贊之

李貴人

後漢妃妾稱貴人始此

日中見昧

九家易曰沬斗杓後小星也虞氏易亦作沬小星也

爲臣不忠罔上不道

家語孔子曰古之大夫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

不忠則曰臣節未著

曾爲將陵侯

褚先生補侯表將陵侯史子回對二千六百戸妻宜君

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

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弃市子回以外家故

不失侯

平臺侯

㚤𡯁字子叔侯二千五百戸

封樂陵侯

表云高字子長封三千五百戶

擿鼓

管子宙合篇鼓之有椁擿擋則擊

可相國也

尹文子大道上篇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害于小人

青蒲

葢侍直者所坐服說亦是

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按文當云太子由是遂安

放命圮族

書作方正義引鄭注方讀爲放謂放弃教命釋文馬融云方放也與此應劭義同惟僞孔傳異耳羣經音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圮族薛季宣云古文方字皆作匚

薛宣朱博傳

斗食屬

漢書舊書佐試補令史令史皆斗食

出爲臨淮太守

御覽四百九十六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

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其庇廕因與一頭之地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當爾因詰責之俱服縑悉還本主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唐律疏議官人於所部賣物及買物計時估有剩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受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疋疋加一等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準枉法論

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明志西安府富平縣東北有頻陽廢縣

宜因移書勞免之

免與勉同荀子王制篇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

焉可憮也

今論語作誣馬融解爲誣說文誣加也方言誣譃與也

吳越曰誣荆齊曰譃與猶秦晉言阿與廣雅貸誣譃授

施遺予也是本訓爲加與不實則爲誣妄又義之轉生

故郭云阿與者所以致誣譃譕與誣同廣雅譕誘詞也

此作憮當譕之訛管子形勢篇譕臣者可以遠舉注言行莫

先謂之譕解云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

與蘇林兼同之解正合
府辭詔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
按潛夫論愛日篇云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遠詣公
府公府不能昭察眞僞則但欲以久困之以貧故猥說
一科今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字有
訊其違召伯頌棠之義又云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
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曠旬滿期豪富饒錢者
取容使往可甯于日非徒百也觀彼所論則知公府理
訟例納錢貨又須百日仍傳證決遣也納錢者亦周官
鈞金束矢之遺意而其弊至於小民無告沿及東京猶

循其故宣之相業可鄙矣

廷尉直

百官表哀帝初即位廷尉是麗眞此作直文互異

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

唐鬬訟律刃傷徒二年

其賊加罪一等

唐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元謀減一等疏議假有甲乙丙丁謀毆傷人甲爲元謀乙下手最重毆人一支折以下手重爲重罪乙合徒三年甲是元謀減一等合徒二年半丙丁等爲從又減一等合徒二年

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

唐律疏議殿內忿爭遞加一等者謂太極等門爲殿內忿爭杖六十按此在宮門外故以凡論

宜必知惠不能

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于疆場而端已見矣

漢舊儀守寺鄉亭漏數敗垣墻阤壞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

出爲督郵書掾

韋昭辨釋名曰言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劉昭輿服志注曰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

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按督郵本以主郵書爲職因得糾劾長吏耳

博詐得爲醫入獄

唐斷獄律疏議準獄官令因有疾病主司陳牒請給醫藥救療病重聽家人入視

大袑

廣雅襱謂之絝其綰謂之袑

如律令

御覽六百三十八 風俗通曰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

故文書下如律令故承憲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朝夕烏

顏氏家訓文章篇朝夕烏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按其說非也惟烏喜集廟宇聽事人不之怪不當爲野烏唐書柳仲郢傳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廷尉樹戟架皆滿此豈可亦目爲野烏也

部刺史奉使典州

此明設巡按御史之制所防職官志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姦人之雄

說苑指武篇孔子誅少正卯曰此姦人之雄也

翟方進傳

大都授

都試也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大試諸生所已習者又授其所未通者師古解都授爲大授則大字冗複

廷尉范延壽

御覽二百三十一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别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决獄讞之于廷尉于是延壽决

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一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按百官表河平元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謝承書作宣帝誤也

多辜權爲姦利者

說文婥保任也此郎保辜之辜廣雅婥權都凡也按廣雅義未核此辜後通爲估集韻估專榷也十一模十姥兩收估隨市價榷是抽稅師古說非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

三十六日既葬後則不計未葬前月日舊唐書張柬之

傳弘文館直學士王玄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二十六月豈誤會漢以日易月歟

選舉故不以實

唐職制律諸貢舉非其人者一人徒一年

以銷姦雄之黨

黃石上畧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

令提揚眉

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于二故眉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頰曲人眉似之

萬歲之期近愼朝暮

天官書火犯房心王者惡之呂覽制樂篇宋景公之時
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此云萬
歲之期亦謂宮車晏駕之憂故下文郎賁麗言大臣當
之者亦子韋故智也師古但解爲死此何待言

算馬牛羊

此所謂算及六畜也魏書食貨志泰常六年詔六部民
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賣酒醪

官自賣之也

傳送鄧獄

地理志鄧縣南陽都尉治所

以主守盜十金

唐賊盜律諸監臨主守自盜者加凡盜一等三十疋絞十金者準十萬錢以絹三十疋疋直錢三百餘計之亦略相當

斬觀令

一統志畔觀故城在曹州府觀城縣西

熙我念孺子

大誥作已予惟小子梓材已若茲監惠棟曰已讀爲熙歎辭也按方言紛怡喜也或曰𦣞已嬉怡二者是熙已音義

同韻會熙歎詞與嘻同

天其累我以民

大誥作考我民孔傳訓成非也淮南氾論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注考瑕舋也此改考爲累亦謂疵累

攻圉義於圉城

金史地理志汴京杞縣有圉城鎮寰宇記圉縣故城在雍丘縣南五十里

至固始界中捕得義

古今注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唐書世系表漢建威將軍令狐邁與翟義起

兵討王莽兵敗死之

翟明翟鴻等自稱將軍

金石萃編令狐熙碑遠祖邁爲建威將軍與翟義連謀爲莽所害疑是與明鴻同起兵同被誅史失記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令狐氏漢建威將軍邁與翟義起兵討王莽兵敗死之

燒其棺柩夷滅三族

全唐文七百三十三長孫修漢丞相翟公重建碑表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翟子威之墓公本汝南上蔡人歸葬本郡値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遷散于此故諸

孫代爲河東猗氏人

芒竹箄丛

水經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長安志司作監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晉地道記司竹都尉治鄠縣其園周百里以供國隋義甯元年唐高祖起兵其第三女平陽公主舉兵于司竹園號娘子軍

槐里環隄

水經注晉太康中始平郡治槐里其城遞帶防陸舊渠尙存卽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長安志與平縣百頃泊宋泊曲泊並有蒲魚之利隋開皇十五年各築隄防護槐里故城在縣東南十里

鴻隙大陂

明志汝甯府汝陽縣東有鴻卻陂

而無水憂

晉書食貨志咸甯三年杜預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戸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臣以為與其失當甯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

堨及山谷俗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魏氏以來所
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夫川
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民衆多猶以無患今因
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今日之實
益也朝廷從之按杜預亦言決陂之益于晉代與翟方
進此事正合是在物土宜審地勢者度之耳

反乎覆

鬼谷子反應篇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義不量力

此論謬也潛夫論本政篇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

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御覽陳羣汝潁士論曰潁川士雖疾惡未有如汝南翟文仲破家爲國者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二下

浙江書局刊

吳　超校

丁立誠校

王家賢校